

斯文

半 月 刊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胡翔冬先生逝世紀念專刊

紀念翔冬先生

陳裕光

悼胡翔冬先生

劉國鈞

悼胡翔冬先生

柯象峯

記胡翔冬先生軼事三則

劉迺敬

吳「怪」師胡翔冬

高柳橋

讀自怡齋詩

高文

翔師談詩述略

余賢勳

胡翔冬先生遺事

吳徵鏞

憶翔師

朱濬

憶胡師翔冬

丁廷清

★ ★ ★ ★

自怡齋詩

胡翔冬先生遺著

輓詞錄

程康

陳中凡

劉成禺

陳匪石

周仲容

陳延傑

盧前

李清棟

鄧承銓

唐圭璋等

金陵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主編

紀念 翔冬先生

陳裕光

翔冬先生遠歸道山。凡在知好無不悽愴者。可想見其爲人矣。先生卓然不朽之詞章必傳。固無可疑；而其言行，實非一人所得詳審而臆舉者。爰就「斯文」翔冬先生紀念詩號之刊行。謹將余所驗知者述焉。道義曠夷。才智之士。多有絢綉干位。廢其所學。以圖侍進者；若夫居風氣之中。不爲末流所驅。粹然獨保其操守。余於先生見之！先生主講本校十有餘年。清

苦自操。其間或繼之他就者。不一而足。先生不爲所動。夫辭甘而茹苦。豈人之常情哉？蓋先生讀書約己。篤信行素。超然物外。平居無戚戚之容。處之泰然。日惟課讀是任。詩文明志。學養有以致之也。於世俗澆漓之際。而能有此。實足多矣！先生桃李遍海內。講學從政。類能紹述先生之遺業。聲教。語云：君子之德風。不其信乎。

悼 胡 翔 冬 先 生

劉國鈞

胡翔冬先生以疾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捐軀於成都。予時與先生皆隨校旅居於蜀。因得親其喪。營厝既畢。追維往事。悽愴於邑。不能自己。

先生與予居同里。而少未相識。民國十五年秋。先生來本校任課。予時方掌圖書。以胡小石先生之介。得相往來。先生則爲予時時說明清間詩集之版本。以爲唐宋諸書。若精金美玉。識之者衆。傳本優劣。世所能言。獨近五百年來。作者既衆。集尤猥雜。而奇珍瑰寶時出其中。易代之際。尤爲如此。發幽探

微。亟待加意。因深致慨於明季諸賢遺作之不得傳世。或雖傳世而多失其真。殷殷以訪求此類圖書爲屬。然校中購書之費有限。未能副先生之望。然予以是知先生固不僅詩人已也。先生居近長干。而予則寓冶城之北。相去既遠。課餘又不常相值。故雖心儀其人。願接其高論。終不常過從。十六年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大難初平。瘡痍未復。學校改制。諸事草創。同事諸人。不遑歸家就食。乃相率食於鼓樓北街之順興館。予乃時遇先生於此。先生每停箸持杯說時賢軼事。或及其詩。

遂涉論詩朝語作，間及唐宋。予於詩固無所知。然聞其議論之
聲聞，觀其態度之誠摯，知所聞於人者不虛，先生誠循循善誘
人也。由是往來稍勤，詩酒之會，亦間與焉。

民國十九年予返自北平，移居柳葉街。與先生之居隔城相望。
於是過從始稍密。每造訪其居，先生必出苦茗以飲予，詳論其
烹滄之法，以爲玉川子尤有未盡也。或偕至鄰近酒肆，肆無弗
識先生者，先生輒指示作饌之法，以故味多美。予不能酒而稍
嗜茗。往往先生飲酒，予酌茗。談或數小時不止。予間語以北
遊之勝，先生喟然興思。先生所語多詩理，稍及金石捶拓之法
。先生精鑒別，於書畫尤工。然不常語人，人固亦不知先生之
多才藝也。

先生談詩，往往語終而嘆。既而曰：此一嘆甚不易也！詩
人之成篇，畫人之成幅，當其揮筆四顧，躊躇滿志，始得縱聲
一嘆。若其不然，則垂首喪氣。然則若此嘆者，人生能有幾哉

悼胡翔冬先生

柯象峯

！先生之遷於人情者如此。

先生性狷介而律已甚嚴。檢核目持，雖隆冬未嘗衣裘。待人接
物，與世不苟同。嫉惡尤甚。以是不免間與人忤，然人久亦能
諒而敬之，雖或以此得「怪」名，不知正其有以異於與世浮沉者
也。

先生論詩極重律法。推敲之細至於毫釐之間。爲學生批改詩卷
，至慎至精。與學生言，無弗盡。往往苦吟終日，要皆斟酌一
二字而已。人或病其苛細，不知先生之治詩，與其持躬相聞。
重規矩，守律度，蓋其一貫之天性使然，非於詩有獨異也。

先生少年亦嘗有志世事，既乃棄去，專力於詩。抗戰軍興，家
毀於寇，抱疾隨校西來。每語及戰事，輒不勝悲憤。日祝國家
之中興。疾雖亟，猶時時問軍事消息。得勝利訊，則輒然喜。
何期神京未復，遑歸道山。異鄉孤櫬，幽魂何依。雖修名已昭
於當世，遺志猶有所未伸。天不佑賢，倏爾永逝。嗚呼！傷已！

胡翔冬先生與予在本校共事十餘年，一旦溘逝，極爲哀悼。憶

胡先生來本校任課時，予適遊歐西，友人函告以國文系得人，

將來定卜陶鑄人材，爲本校大放異彩，聞之極爲欣慰。民國十

九年後，予返校任教，得接清暉，聆其侃侃談詩學，往往爲之

心折。學生來言其教學法良善，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蓋不知有幾許人矣。先生每開課一班，選讀之人數，輒座爲之滿。而先生之詩學中晚唐人，每有所詠，鍊字琢句，以苦吟出之。有一字不安，不肯釋手，其吐辭不苟之狀，一如其爲人。予雖不能詩，然愛其作品，深爲本校國文系前途慶賀。年來本校畢業生在大學中學任國文講師者，比比皆是。而各處中學教育界向校方徵求國文教員之函件甚多，本校聲譽日隆。先生與有力焉。國難以後，先生隨校西遷，憂時愛

國之意，益多發之於詩。予竊謂川中景物，多爲流寓詩人之詩料，工部劍南之後，又得先生，異日詩囊中定大有收穫。而先生近作，哀痛淒涼之音，溢於紙上。予雖爲之心憂，然尙以先生康健爲喜，不料先生胃病日增，輾轉蓉渝兩地調養，病未稍減，而竟以不起。追維往事，曷勝悽惻。然先生自怡齋詩已出版，立言傳世，先生爲不朽矣。嗚呼，先生往矣，而先生教學方法多足矜式，故表而出之，附於先生紀念刊之末，用意蓋非僅追悼先生已也。

胡翔冬先生軼事

劉邁敬

翔冬先生與吾家大兄劉晦九同學於滄清兩江師範，因俱能

辛亥年之胡先生

詩，遂成密友。大兄嘗舉其一二言行津津樂道之，備致欽佩之意。故當時雖未見胡先生面，已耳熟其名，極敬慕焉。迨由美返國，應母校聘，始識胡先生，然不過相遇之際，彼此點首含笑而已。固未嘗過一言也。及長文學院，始與胡先生常接談，聆其言論，大慰所懷，深以未及帥車胡先生爲憾。今胡先生已歸道山，哀痛之餘，爰將所見所聞於胡先生者，略述於下，用誌追念之意。

徐師長固輝率各軍反攻南京時，胡先生糾集南門外之店友，酒保，茶役，及無職業之幫人千餘名，組織革命自衛軍以響應，遂走雨花台之清軍，維持南門外，夫子廟，水西門一帶之秩序。暨徐師入城，地方即回復原狀。胡先生事先佈置之力也。論功行賞，雖不及胡先生，而口碑載道，其功實不可沒。胡先生雖非軍人，然御衆有方，雖前後率衆僅數月，而得衆心之深，實遠非一般軍人所能及。圖軍事收平，胡先生因未受軍

職，解衆歸里。當與衆分別之候，相向涕泣，不能仰視，依依之情，無辜父子。大衆解散後，復退爲南門外，夫子廟，水西門一帶之店友，酒保，茶役如故。無職業者，胡先生代爲多方覓謀。當胡先生率衆時，衆不呼之爲團長或營長，咸呼之爲三太爺，故以後胡先生足跡所至，未有不聞人呼三太爺者。間與胡先生入酒肆，一跨其門，便聞三太爺之聲，一夫呼之，羣夫相應，咸停立，目逆其過。及胡先生就坐，一一前來問訊，親熱之忱，無異幼之見長上。并問喜吃何菜，胡先生雖亟謂茲係被請，但衆不成從，嘗經多方解釋始已。然仍於正菜之外，一人復送一盃來，以表孝敬焉。

任職金大及苦讀唐詩時之胡先生

翔冬先生之入金大也，實由胡小石先生之介紹。一日，小石先生在某教室對學生曰：下學期將有另一胡先生至，專授詩，詩力過我，學生聞之喜甚。及胡先生至，講杜詩，剖析毫末，解釋新穎，聽者大悅，自是私趨胡氏之門而請益者日衆。胡先生雅不嫌煩，來必歡迎，問必詳答。且不喜人之匆匆即去也，嘗市酒，豆腐，青菜，花生米，豆腐乾數事以作饌。於是學生有爲之煖酒者，有爲之煮豆腐青菜者，有爲之拌花生米豆腐

乾者，各執其事。歷久始畢。及酒菜既具，乃縱談作詩之法，待酒酣耳熱，談鋒益健，聲震屋瓦，學生屏息以聽，頻頻頷首稱是而已。

一日胡先生謂余曰：昨夜大雪，三更後，萬籟俱寂，惟聞雪聲簌簌，煞是好聽。是時酒熱豆腐熟，余且吟且酌，不知東方何時已白，而隔壁墻坊，已開始舂米矣。其治詩之且且勤如此，能不令人折服。

與黃季剛先生辯論之胡先生

胡先生喜談，亦善談，一觸談機，便滔滔不絕，不能自己。且莊諧雜出，逸趣橫生，聽者不倦。一日與黃季剛先生遇，黃先生便搶先說，一事說了，又及一事，纏綿不斷，胡先生雖急欲說，奈無隙可乘，只得忍耐，待半小時後，始得發言之機，於是句句相續，事事相承，一瀉而下，不稍停滯。黃先生雖幾度攙言，卒不稍顧，黃先生急不可耐，幾至發怒。待一小時後，始得再說之機，從此堅持話柄，毫不放鬆。胡先生無法，只得時時於其疎漏處，以一二冷雋語點醒之。總計此次胡先生談話較少，未佔上風，意殊不慍。

結論

總觀以上故事，可知胡先生天性剛強，其一言一行，無不

暴露其剛強之天性，其不直人之言行也，嘗面折之，不顧人能堪與否，是天性使然也。其治詩也，一字不妥，反覆推敲，得妥字而後已，毫不放鬆，是天性使然也。其交友也，上及文人學士，下及酒保茶役，不分流品，不別貴賤，進退其間，怡然自得，是天性使然也。其治軍也，推心置腹，甘苦與共，一旦義之所在，慷慨赴之，利害不計，生死不顧，是天性使然也。盱衡現今時世，奸詐以圖私利者有之，畏葸以避公義者有之，坐荒學業遺誤職守者有之，逢迎其上欺謾其下者有之。求如胡先生之爽直，俠義，專精，萬不得一，可慨也夫。用記胡先生言行數則如右，俾閱覽斯文者，知所懲惕。并系之以詩，以告胡先生之靈。

哭「怪」師胡翔冬先生

高柳橋

先生於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國歷十一月九日壽終於蓉寓，驚聞哀耗，酸鼻痛心，不禁淚湧。

先生夙有怪名，家人朋輩均目之爲怪，先生亦恆以「胡三怪」自稱。（先生行三）其自怡齋詩中自稱怪者，亦數見不鮮。

哭胡翔冬先生

躍馬金陵日。銜恩遍萬家。至今長千里。誰不識三爺。

大雪三更夜。烹茶一禿翁。細吟聲未歇。四舍起晨春。

避寇入川住。三年百不堪。俠魂戀故土。料已到江南。

將腦雕詩句。詩成腦汁乾。凱歌他日作。何處覓胡三。

如「好怪信人言」，「無師成好怪」，「莫怕胡生怪」，「獨爾俊也怪」，「師亡愈好怪」等句，先生遂因以怪聞。

先生初任金陵大學詩學教授也，遠在十餘年前。時余雖在棧肆業，但未選習先生課。惟一入北大樓，即聞先生講學之聲。

過其教室。每見先生手撚長鬚，口講指劃，有類說古書者。睹先生之狀，輒怪先生之怪；徵諸受先生業者，咸驚先生驚人

之語，亦恆怪先生之怪。

余之受先生業，初不在金大教室。南京馬回回酒肆，爲余等侍飲之常所。先生一尊在手，縱評古今，論析詩法，精義百出，於杯盤狼籍之場合中，得先生教誨甚多。迨民國十九年春，余回母校服務，適先生復授韓詩選，得機隨班受業，獲益尤不可勝道。厥後四五載，以師生而兼同事，過從頻仍，及時請益；追隨既久，已不復覺先生之怪。

民國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余自美歸國，復應母校聘，重返都門。晤先生一面，轉瞬七七變作，繼之滬甯重開，敵機轟炸首都，先生寧灣住宅，中一敵彈，毀及側屋，幸未傷人，先生遂避居京口鄉間，病胃噴血，幾至不起，國府遷都令下，余等隨校西遷，抵漢口，先生已先一日由京口率家人至。亂離中，能先生于客邸，雖相逢有隔世之感，然睹先生之健康恢復，私心亦頗慶慰。

母校遷蓉之議既決，一小輪載近三百人，鼓浪西駛。余與同好四人割據船梢一席地。先生安置家人於房艙後，獨加入余

等船梢集團，相依爲命，日間跌坐縱談今古，夜則顛倒共寢。脊尻互擠，無隙相讓，呼痛之聲，此息彼起，如是者凡七八日始達宜昌。居宜昌月餘，校中同事二十餘家庭集居一小學內，共營團體生活。先生因得與校中同事朝夕相處。十餘年來聞先生怪名，不敢與之親近者，至是咸怪先生之不怪。

嗚呼！先生豈真怪乎。余與先生共居成都近兩載，寢室相對，出入相隨，因得知先生怪之真諦。先生年甫二十餘，卽留下鬚。早年遊學東瀛，專研生物學，壯而以詩爲業。（先生詩句：「今以詩爲業天應窮到余」）。先生信佛而不佞佛。先生精蒙莊之學；晚年更研究耶教聖經。詩興既作，莊子聖經以及宇宙間萬事萬物俱爲先生之芻狗。先生書法，取徑唐人寫經，筆畫爲世俗所不經見。先生作詩，無一字一句不典實精鍊，而造境遺詞，悉爲先生所自有。先生衣不必華麗，而粗服布衣必求整潔；食不必珍饈，而蔬菜豆腐必講求製法。凡此均世人所目爲怪者。嗚呼！先生豈真怪乎。

余所知先生之「怪」者約有四端：

一、逢迎權勢，陵駕庸衆，爲不知恥者之慣技，而先生恥之。生平不與權達接，成都權貴曾邀宴遷川各大學名教授，此亦尋

常事耳，無足爲異者，先生却之。「侯門一飯羞」，爲先生之詩句，先生之主張與其所以實踐其主張者於此可見。反之，居常獨喜與常人交遊；且交遊之道非止於杯酒往還也。急人之難，濟人之困，凡力之所逮，先生無不願爲，以故門人及晚學輩與先生往還者，莫不敬愛先生而先生亦莫不接之如子姪也。此先生眞「怪」之所在焉。

虛心，負責，進修不已，誨人不倦，爲先生之另一眞「怪」癖。當門人初請求先生講授韓詩也，先生預爲考慮選授方法。主見既定，猶不敢自信，時散原老人居滬上，先生特乘夜車赴滬，就正其計劃於散叟。散叟認爲完全正確，旋即返京開始準備。先生嘗曰：「余每授一新課，恆利用暑假作準備，雖汗流浹背，每日必工作四小時方始休息」。其授課也，非有特別事故不請假。入教室，無廢詞，罷課鐘響，先生輒聲嘶力竭。其改卷也，則從不放鬆一字，每以一字之不穩，費盡推敲，始作定局，然後面命耳提，門人景佩之餘，無不心感。此又不僅對門人爲然，即友朋之就正于先生者，迺恆奉爲一字之師。先生居常進修不已，案頭枕邊，不離莊子或杜集。此先生於博覽羣籍之外所精研者也。

憂時憂國爲真正詩人之「怪」癖，先生留學東瀛，對敵人之一切進步嘗表欽佩；然未嘗以此忘懷國家也。不寧唯是，先生熱望國家之統一與安定，反對妥協退讓之政策，恆溢於言表。其詩有云：「三島彈丸耳，其王誠鬼蜮，偷我古衣冠，文字尤得力，懷柔用此物，咄哉怨報德」。續云：「誓墓者誰歎，幾個不爲賊，攘夷復用夷，救國還賣國，我心無轉移，我頭豈畏衝，茲士會見焦，丘壘焉足惜」。此先生早年反對姑息和平政策之詩也，似灼知今日汪逆等之賣國也。

抗戰軍興，國都危殆，先生棄其所珍藏詩、書、字、畫古玩等掉頭而去，從未反顧；隨身所攜者僅自怡齋詩稿，講稿以及最名貴之八大山人一條幅耳。居成都兩載，對最後勝利之信仰甚堅，而擁護抗戰到底之心情彌篤。其贈周君詩有云：「劍閣終然險，郭荷莫浪傾，歸歎各留命，昨夜夢收京」。其哭罷安詩復有「轉敗寧辭立起波」句。此可見先生之主張與願望矣。

先生對汪精衛之行動尤爲注意，當汪離行都之消息傳出後，先生即語余曰：「狐狸精又將變把戲，充其極此人可作『奸之魁』。嗣後每見報載汪之行動，必裁剪保存，欲藉以證明

其觀察與預言之是否符驗也。嗚呼！汪精衛亦號稱詩人，卒未出先生之預料，今日已實行賣國，以視先生之忠於國家民族至死不變者，先生不真成爲「怪」人乎。

先生家累頗重，長子留學法國已逾十載，次子業商，三子現供職某無線電機關，長次二女已出閣，三女現尙肄業大學。此十餘載中，先生辛勞所獲，除留一部份充購置書籍及維持日用外，悉以供給子女學費。

先生之望長子義歸國也，早在六七年前。前年義考取法國國家博士，歸期已定，先生匯寄旅費，方期父子歡聚，共敘別懷。乃義忽患病，歸期一再緩延，竟不幸於八月間沒於異域。凶耗抵蓉，適先生病體未復，家人恐先生聞訊喪明，決議秘而不宣，囑余等協助其統制消息。先生久不獲義書，寢食不寧，蓋家人圖謀製造假信，往返需時也。先生時語余曰：「信入不至，凶多吉少，凶則必不使余知之也」。余則忍淚相慰。閱數日，義婦假書至，告義病已稍穩，惟需長期休養云云。先生頗疑之，召余協助其驗證筆跡真否，余則假作欣喜狀，堅云：是乃真跡，以欺先生，然而淚却向心房中流矣。嗚呼！先生晚年遭此逆境，實至淒慘！未幾敵機慘炸成都，先生遷居郫縣鄉間

。迨余趨訪時，猶示以新詩，中有述其愛子將攜婦歸省之句。夫父子之情，本出於天性；教養之責，則責在父母。先生對於子女已盡其教養之責，更顯其慈愛之情，先生其真「怪」乎。其真不「怪」乎。

嗚呼！「怪」師長逝矣，郫縣一別，竟成永訣。先生之死因由於病胃，病胃由於傷酒。晚年雖已止酒，然處此逆境，憂時憂國，「吞淚如膠」，能不醉死人乎。（先生戊寅端午日詩：隔屋吹香艾火新，蒲觴續命八千春，老夫別有閑滋味，吞淚如膠也醉人。）先生赴渝感時已及半載，甫於十一月二日飛蓉，準備返校授課，似死不應若斯之速，友朋十一月四日來書謂「翔冬先生返蓉後，因迭受敵機之驚擾，即臥床不起，現已入危險狀態。今竟死矣，然則，先生死之速，實敵人之殘暴促成也。

抗戰以還，國人直接間接死於敵人之殘暴者，不可勝計。當代文豪，前有散原老人之罵賊不食而死，後有瞿安先生之憂時憂國而死，今「怪」師翔冬先生繼之。血債固待清算，冤債亦待索償。此皆後死者之責任也，先生身雖死而先生之精神不死；先生雖死而中華民族之士氣不死。後死者紀念先生，當必效法先生之「怪」而有以慰先生於泉下也。

廿九，十二，三。於江西泰和中正大學

讀 自 怡 齋 詩

高文石 謹

自怡齋詩凡一百零七首，五古二十首，七古七首，五律六

十四首，七絕十六首，師來成都後自定稿也。遺略者七絕一首

，自題衲衣小照是也。未刊印者五古二首，子午道旁柏，及實

齋抄倪文貞詩集既成愴然有感題其後是也；七絕一首，書聘妻

戴蛾子墓碑既成口號一首是也。此外讀舊約創世紀五古十餘首

，第一首有「客饋無花果」之語，因名曰無花果集，多未成篇，皆

入川以前作也。入川後則有五古三首，五律四首，七絕九首，凡

十六首，皆未刊行。師本以苦吟著，不愜意者每不留稿，即留稿

稍有可指摘者，定稿時併皆刪去，故一生之作僅此一毫芒耳。

手稿一題之下，均以甲子紀年，印本刪去，而仍其次第，

間於題中標出甲子，復用元日除夜季月等指明其隔一年或數年

，故讀者仍可即題而知年，即年而知事也。

印本格式一依沈歸愚之賦閒草堂本杜詩偶評，每面十行，

每行十九字，目錄六百詩三十一頁，無序，「自怡齋詩」四字

，係自稿本鈎摹，李文潔公所署也。詩中用字，皆經斟酌，偶

有例外，皆本師意。若志安讀蘭陵酒，本杖詩之「九日臨東北

」，似不作囉，此用王逢原哭詩字，不可改也，餘放此。

至於自怡齋詩之內容，從師十餘載，師於吾輩，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然仰高鑽堅，仍不能窺其精要，謹就思想，詩法

，外觀三者述其略焉。

(一) 思想

師之思想約言之有四：曰，愛國，忠孝，任俠，嫉世。此

四者之出發點為一情字，其詩曰，「有情都是可憐兒」，師乃

血性中人，最富於情，明知有情之可憐，仍在情中度一生，常

言，「聖賢之志在救世，佛菩薩之心亦在救世，聖賢佛菩薩一

也，皆未能忘情」，故師之詩，初見似若詭異，細察之則發乎

情，止乎禮義，自立立人，成己成物，皆情之所使為也。茲就

其思想一一論之：

第一：愛國——近百年來，我國家衰微，外有倭寇之侵，

內有軍閥之亂，主權喪失，人民疾苦，故棄奮藻，情見乎辭，

其言倭寇曰：

况乃其國民，尺五貌於思，像我古衣冠，性比狼與豺，元

夕大風

又曰：

三島彈丸耳，其王誠鬼蜮，偷我古衣冠，文字尤得力，懷

柔用此物，咄哉怨報德。志安贈蘭陵酒榎木杖

戊寅入蜀後，倭氛愈熾，故士淪陷，邦國阽危，故其端午詩

曰：

隔屋吹香艾火新，蒲觴續命八千春，老夫別有閒滋味，吞

淚如膠也醉人。

沉痛悲涼字字是淚是血矣。又或時聞議和之謠，師以為不可，

有言曰：

中原正格鬥，合眼血漂杵，請和即乞降，亡國俱為虜，移居

妻且莫悲，孤兒泣總汝，勿傷雄鬼心，昨夜啼風雨。高店

請和二語，如何肯定。寥寥四句，則謂抗戰而死者不願聞和議

之成也，又時時想望抗戰之勝利，其和衛三初飲鄣筒詩有曰：

蓬僂果自斃，同惡相隨亡，持此勞六師，遺黎亦得將，維

時江南春，兒女新衣裳，花館嫣然笑，羣鴛口調簧，一翁

九死歸，天遠似海闊，一翁杯已燥，酣睡蚊虎旁。

江南者，首都也，兒女新其衣裳，花鳥亦皆歡笑，何等熱鬧，

何等興奮，此情此景，恨師不得親見之矣，痛哉！其言軍閥之

割據曰：

風雷吼東西，日月如鬼燈，妖星閃其下，欲摘力不勝，南

方多赤鳥，爭食嘴爪矜，北方氣候寒，老龜僵臥冰。記

其寫兵亂曰：

一死兵手竟何罪，朝摘其髭暮批鱗，蜂喧鳥咽等聞耳，字

宙安用冬復春，君莫問杜陵併樹委荆棘，草堂自此無顏色

，國危命賸物亦齊，我死未肯一嘆息。丁卯祭龜小石以平杏詩過示

即此一松之摧殘，可見兵子之無紀律，人民之遭荼毒。此皆顯

喪國本，凋傷元氣之舉，故師深痛之也。

第二：忠孝——師之思想，以忠孝為本，乃儒家正統思想

也。其言曰：

還尊僧紹碑，吹塵談以指，居士主忠信，狼虎毒蛇避，兒

戲視南齊，連徵亦贊耳，再拜弔空山，落日照涕泗。同杜岷鳳

游攝

又曰：

僧言明天子，尙倚桑門力，一醉問諸天，道衍甯有髮？白

帽不仁哉，西山冷佛骨。三月晦日 游龍興寺

又曰：

昔聞誠齋翁，慈湖過開顏，翁老愈倔強，文章其一端，促

問炙手熱，記不得南園，可憐社稷臣，孤憤到蓋棺。八月十四

夜同眠原
入牛首

忠信社稷之臣，乃師所欽敬者，故於集中三致意焉。又曰：

公詩但正氣，天地褒籥之，平處雖趨險，其義坦而夷，國

葵將比孝，衛足葉離離，河豚將比忠，飽死非所辭，念此

肝肺熱，百讀百涕淚，五倫首君臣，聖賢不吾欺，孝以事

其君，然後國乃治。實齋抄倪文貞詩

此數語則明說忠孝大節，乃天地正氣，有此始可以撐柱天地，

治平國家，故師原定稿第一首爲御柳，以刺失節也，未一首爲

過故宮拾白松皮，以明忠孝，此師之隱衷也。

第三：任俠——師之壯年，本一俠客，常欲轟轟烈烈成就

功業，及事不成，乃爲詩人，故其四十六初度口號曰：

漫道明年亡漢臘，不題甲子也無關，荆軻已歿三良殉，做

得陶潛只等閒。

其心目中人物如是。其面目氣概則如下：

白面黑貂裘，寶刀繞指柔，殺人故鬼笑，飲馬胡天秋；上

舍黃金重，侯門一飯羞，君過春申浦，爲問不平流。賦得意氣

龍堆上馬兒 送胡二之滬

此詩活畫出一俠客，亦可謂師之自寫照也。又詠戴淵曰：

處士氣如海，那能語井蛙，胡林爲壁壘，一劍壓江滄；馬

上儒無用，人間盜亦佳，陸機不曉事，凡百薦書車。

是亦自寫也。此等俠客，欲何爲者？則曰：

吠堯狗亦醜，老驥戀敝帷，男兒類如砥，礪刃纔見奇。齊

抄倪文貞詩

守此正氣，必爲忠爲孝，以頸礪刃始爲快耳。

第四：嫉世——師既負慷慨大節，亦儒亦俠，故於世之奔

走貪鄙，卑劣無恥者，深惡痛絕，屢拒呵斥，有如宿讎，故多

嫉世憤激之言，而人生態度，則如陶淵明之玩世不恭，其言曰：

世之名公鉅卿，直鳥獸行耳。其言曰：

曰：猴竊人君，鳥獸以次官，鷄即是將軍，猿馬公卿班，老
狸爲命長，虎戴吏人冠，其餘數十輩，食人魂坑填，惟牛

不得意，自稱書生酸。讀抱朴子

又增狗詩曰：

又云：狗性猶人性，柔罔不吉剛者凶，彼皆崖柴此馮默，疽
癩丁論將毋同？……時來不信帝力大，但憑牙齒錐爲鋒，

公然吠堯欲媚跖，踏死利徒甯汝容。我聽其言掩耳走，喘

定還以手捫胸，魯史獲麟不書瑞，接輿歌鳳徒自工，國亂

無象物亦爾，留命莫學多言窮，獨不見楚莊馬死優孟哭，

葬以君禮降更隆。

又痛斥不良之政治與殘暴之官吏曰：

或曰：填田廬，民死飢與寒，獨不見牛馬，鞭背纒揪蟻，衣

猶屬公服，有棒禮自閑。又如朱門家，畜狗旋雞豚，殺之

固無罪，生也復何恩，丈夫甯遺臭，肯學書生酸。子午道旁柏

故曰：

師友孤心碧，兵戈大盜仁。禪教上人約同牛首山寺過除夜

又曰：

神君神君面帝莫論理，但道人間樹如此。丁卯祀竈日小石以弔杏詩過

示

師雖離世而不厭世，其言曰：

天地終不壞，爾其專贊譽。記夢

又曰：

今也天地壞，士氣要撐柱。宿杜二小樓

抗戰以後則於國家之復興，尤其熱望，故曰：

劍閣終然險，朝筒莫浪傾，歸歎各留命，昨夜夢收京。

贈周鄭君

師既嫉世，又不厭世，然則如何處世？亦唯玩世不恭之態度而已。與故人門生販夫走卒傭保之流相善，而鄙惡達官貴人假道學之輩，或裸身佯狂，或踰牆痛飲，或獨行四野，徜徉於深山古寺，曠堞荒江，人不知其所樂，而師獨有會心。故小石師有詩詠之曰：「一個人問胡叔子，朝朝抱甕臥巖壑，有時白日不骨語，看罷狂瀾獨自還」。乃寫實也。笑傲萬峯之巔，下視萬壑，殆若此矣。其詩中若：

問信不肯答，枯吟還自賢。春日聞居 東西南北路，上山下山

。上酒杯定將去，山鬼與同居。將入牛首 誰言地不壞，

今者吾喪我。醉墜牛首 穿市衆喧死，天地唯狗豕。八月十四夜同

眠原入 雪花錢大貓犬寂，奮髯掃扈自在喫。八月過眠原閉

門便是蠻夷長，老不稱臣今抱孫。戲成二絕句

曾有一肚皮不可人意在，味者不知，咸以師爲怪，師豈異怪

(二) 詩法

詩爲一複合產物，至少包括二種因素，一曰詩之本質，二

曰詩之技巧，二者不可缺一。所謂本質者，即反映時代之謂也

，反映愈深刻，則價值愈大，今人之作，決不可仍說古人之話

，說古人之事，現實之所有，當一一表而出之。例如杜工部遺

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唐所獨有，工部則以詩反映之，今吾人

有抗倭之戰，則吾人所當寫者應爲抗戰，而不當爲安史之亂，

此理至明，此反映時代之作，古人名之曰詩史。技巧能助本

質之顯明，而不能決定本質之成功，然無技巧，本質亦無從表

現，故二者必相互爲用，始能止於至善，天地間始少此作不得

，不然爾之所言與前人無異，何貴乎有爾之作也。師所言作詩

之法，綱領大底若是。關於反映時代者，如：

昨聞異軍閩粵東，天驕傲許農與工，儒無大小殺無赦，獨

體陵屯盪波風。丁卯祀寇小石以弔杏詩過示

邪說烈猛火，烈風狂以吹，五十當活埋，親在窮年悲，共

妻妾生子，借問姓何誰？實齋抄倪文貞詩

上二段所言，讀者一見即可知其所云，此豈古人所有乎。

又如：天關虎豹馴，謁者交履烏，默思帝道窮，血面論何益，疏

網漏存舟，張弓高不抑，有時亦一怒，風過雷雨寂。志安贈蘭

此謂國聯也。高居在上，諸弱小民族，血面論訴，亦復何益

有時或言制裁，亦不過疾風雷雨之一瞬，頃刻消散矣。又曰

歸來蓬山頂，圍以圓海黑。瀛洲對會稽，方壺隱咫尺。仙
家在何許？浪傳不死藥。三島彈丸耳，其王誠鬼蜮。偷我
古衣冠，文字尤得力，懷柔用此物，咄哉怨報德。美人兮
美人，黑齒赤雙脚，踏歌以呂波，狐媚莫余惑。上同

此指倭寇也。美人的確是倭之美人，此豈前人所有乎？

又曰：

狂來陟北山，呢塔起忠魂，迴風以至，草樹森戈戟，道
旁兩石人，如聞語戚嗷。誓哉者誰歟？幾個不爲賊，攘夷
復用夷，救國還賣國，我心無轉移，我面豈畏斫，茲士會

見焦，丘壠焉足惜。上同

此謂鴉片宜誓者多奸佞也。今攘夷用夷救國賣國之汪逆，已爲
全國所共棄矣，茲士亦已焦矣，吾師可不謂有先見之明乎？他
如一時之習俗典制，器物，若「不粧已入時，散髮腰肢嫩」。

關「青衿執紼革履滑，白旗剪紙掀秋風，滄梁下坂拋大鼓，敵

以女樂雌聲雄」。狗「箱篋難於光，入海游有涯，飛車與潛艇

，那便不爲災」。上元夕大「舟車殷若雷，行千車一息」。龍

寺「昔今之所始有，若此之類，不勝指數，他人集中可得而見耶

？關於技巧方面者，可以取材，造境，鍊句，成篇四者言之；

一、取材——師常言：「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

芻狗。』詩人不仁，以天地爲芻狗」。又言：「子

子曰『毋我』，做人不可有我，做詩必須有我，

自天地日月星辰以至草木蟲魚，聖賢大經大法，

佛老子史，百家之文，皆我之芻狗，聽我取舍調

遣，否則，直是文章之庸才耳」。其用經者，

如落葉薄言撥，孤月焉瘦哉，吾之於人也。誰毀

而誰譽。用老莊者，如一飽谷神活，木異而無用

，留命莫學多言窮，看夢蝴蝶栩栩然。用佛者，

如海松古貌如維摩，杏子嬌饒散花女，問誰縛我

詩無罪，天地唯狗尊。其他用子史文集小說等尤

多，總之，凡一切師經鑄之後，無字不奇，無

意不新，喜笑怒罵，無一字無來歷，此其所以爲

難也。

二、造境——師常講詩須打破時空二間。神遊天地之外，

上與古人為隣。然後始能有所創作。請舉例以明之；其宿杜二小樓曰：「小池水不波，樹頭魚可數」。此則破上下矣。黃楊篇曰：「萬古萬萬古，我與物無異」。此則齊生死物論矣。其牛首山房坐雨曰：「塔即是釣磯，鳥變游魚相」。此則幻虛實矣。而庚午游攝山一詩中寫紅葉一段，則直寫到異國，不但寫自下仰視，更寫出自上俯視。復寫出異國風俗，夢中泛海情景，真是筆參造化，胸羅萬象，極天地之偉觀也。

三、鍊句——師之詩每篇皆有名句，若五律之照水鴨頭月，吹秋驢背風；松小廬來喚，蹄忙山有聲；遲聲盡自媚，無夢蝶來親；月午芙蓉露，燈花蟋蟀鳴；滿河東去水，一隻北來船，龍歸江雨晚，鷓鴣乳棟雲深。五古之濯足老魚跳，星月散一盆；晴野綠初染，落髮煙能舞；松門鳥啼夢，佛殿狗遺矢；雙峯卓女眉，餘此幾蓬綠，壁立馬卿渴，誰謂一雙足。天怒罰為茶，吹子下巖腹，秋花淡淡

妝，春筍深深盛。七古中之春城遮色不遮香，年每穿市醉紅雨；蝶喧鳥咽等閑耳，宇宙安得冬復春。傅詔公廬倭魚肉，復隨仙仗比鸞龍；我躬肯辨羽窟塵，我手終扼黃河喉。皆其獨造，真可與唐賢相頡頏矣。

四、成篇——師之教人在篇不在句，常證今人之通病皆不能成篇。氣機不圓活，義法不謹嚴，無安排，無配備，此中甚難，非可一時盡述，可參閱孫霞之翔師談詩述略一文。

(四) 外貌

師詩外貌有三：一曰很。很者，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羣是也。二曰美。美者，芝英擢荒蕪，孤韻起炎運是也。三曰合色。合色者，酸鹹嗜好積譽毀，至精不減仍重是也。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茲以篇幅之限，所述尚不及十一，幸讀者有以諒之也。

翔師談詩述畧

余賢勳誌

余從師問詩，自丁卯夏始。及至今日，十餘年間，未嘗離左右。今者師遽歸道山，緬懷往日詩酒之勝，感人念昔，傷何何支。同門諸君子命予述師論詩之語，竊維師一生精力，半耗於詩，余從學日淺，何能窺涯涘。茲篇所述不能盡萬一，且無餘次，中間難以始末論。體製或不足比師友詩傳錄，然師精旨所在，遠出昔人所論，是不可以不述。

余接師所論詩之時，大抵自丁卯夏辛未之間爲多，後有論議，諸同門多能言之，當可補茲編之未及，甚所望也。

晉宋而後，論詩之作，何止千數，要皆非師所論之法，師蓋有一貫論議。昔人以爲能悟不能傳者，師必鉤幾測玄，以引其緒，昔人以爲艱奧而難求者，師必汲深挾微，以發其秘，立論平易，持議近人，故游師門者，類皆有聞，今茲所述，非必沾沾以爲一人獨得。師嘗酒酣，上下古人，縱橫各家，無不盡言。每曰：「吾所聞所得若此，倘稍有秘，則天厭之。」故益能發發人之意趣，而門人日益以親。

師於金大所授詩，選集爲八代，爲唐，爲宋，爲主客圖。

斯文半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清李懷民選）專集爲杜，爲韓，爲蘇。至師寢饋所在，上拜諸家外，則歛玉川子，賈長江，謝暉髮於筆墨以內而自或面目精神。然其論詩，非欲強衆人同其一己之精神面目，此其與曹人專主一派者異矣。請試略述之。

師嘗曰：「習詩者能說不能做，終竟差一層功夫。何則，能做，方能知古人筆墨甘苦。說只是一種欣賞，不能透入裏層，故所說亦終隔一層。諺語云：「鉄匠做官，打向前。」此便是做的很處。做是訓練，不訓練，焉能嫻熟。不嫻熟，焉能巧妙。能做，即是與古人開仗，必以打倒古人爲目的，然後自家脚跟方能立定。」昔人論詩如李沂，亦嘗曰：「學詩者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蓋作詩先分是非，後分工拙。初學須日課一首，或間日課一首。動作則心專篤執，漸開門路。否則勉強支吾，終無裨幸。未可云是。追論工拙乎。」（秋星閣詩話）李氏主作，只在開門路論工拙，師之主做，在知別人甘苦，在立自家脚跟，此其別也。古今來說詩者往往標的甚高，已作不逮，其弊不外師所論。今世

以爲批評家不必是創作家。即批評是一事，創作又是一事。此不足語於中土文人。吾國文士，蓋莫不自以爲能詩，（如辜鴻銘往有是言，）相知平仄，略明體例，準此格式，排列堆砌，即以爲詩。此私心自用，作則作已，未能與古人開仗也。所謂打倒古人，所謂與古人開仗，乃在古今詩壇中堂堂做一漢子。不依傍何人，不與古人作後塵，豈是盡殺絕之謂。此蓋不能泥解。如師之作，四明山九題（見自怡齋詩）即是與皮陸開仗，讀者細求，便知師所言與古人開仗之意矣。

「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此語真堪遺贈翔師。何以證之，師之及門學詩者非皆習師之詩也，有選體，有杜，有韓，有李長吉，有賈長江，有爲主客圖之五律，有爲李義山之七律，有絕句，有謠歌，諸人所宗非一，備極絢爛。師嘗曰：「世之論詩者只喜與自家面自相近之詩，改人詩者亦只以自家所學移易別人之作。譬如自家是學李義山，改別人之習賈長江者亦以李義山，此是以自己面目加在別人面目上，與鬼臉何異。此非真知詩者。吾則不然，不欲改人從己，各自違他面目。」故師之看詩論詩，精鑿所到，細如牛毛。「人怪考詩嚴」亦常因此而結怨於人。去夏與劉尚生先生相晤青城山

，偶談及翔師之論詩，劉云：「翔師看詩看得太透了。」看得太透，便是一字不放鬆處。猶憶己已夏與柳橋白甸同習五言律，余有作云：

背河營白屋。潮向枕邊分。早講雞棲傑。孤彈鶴在雲。橫燈明秀色。袍帶噤青氛。笙管街西集。如今那得聞。

（贈張子樵）

即以是作，至密灣呈師請政，師當架眼鏡，抽煙捲，拂髯而閱。余等於旁屏息，師盡煙捲二，顧余等曰：「此作是矣，惟「在」字，說一點（按說讀我，乃安徽土音，即差一點之關，）試再換一字。」余當繞室踟躕，窮思冥索，無已，乃曰：「唳字如何。」師不語，半晌笑曰：（師每改詩時，顏極端嚴，）「送爾主客圖中一字，」於是舉筆爲易，余等亟視，乃「聒」字。師曰：「此作近主客圖風格，故當以此字爲是。」上不過略舉一例，同門中類皆能運師改詩時情態也。昔人亦嘗有論詩差一個字半個字之說，（如袁才子云：「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個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鐘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個字矣。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鐘恰宜秋，宜字乃對欲字

「惟昔人多從本句之用意字句論，（如袁才子所引）師之細蓋深一層，乃顧及一詩之精神面目，亦即顧及一詩之風格，此前人所未到。不然者，則何以異於宋人詩話中尋字摘句之陋習乎。

師改五律如是矣，改其他作亦莫不如是。或以爲師不能作艷語，及纏綿語，蓋又不然。師嘗云：「詩須漂亮」，漂亮二字，乃師之常言，然漂亮非穿紅着綠之謂，漂亮亦只在意境中求之，如師秋夜獨酌成詩有句云：「月午芙蓉露，燈花蟋蟀鳴。」則真是「幾多漂亮。」（此亦爲師之常言）師嘗云：「吾平生不能讀紅樓夢，惟水滸傳則百讀不厭，而尤愛魯智深。」此其意可知。

師蓋以爲兒女呢喃之語，桃紅柳綠之姿，與一己之面目迥相懸殊，乃避而不用。卽有「漂亮」之作，亦多在壯麗中顯之。若爲他人改作，則又能極芬芳悱惻之致。石齋曾有詩云：

大姨老多態，笑隱隱，三姨嫌脂粉，窈窕舞玉墀，梨
棗有阿舅，霜橙擲八姨，烏啼江月墮，人靜露微微，何知
馬嵬樓，百錢一玩之。（雜詩）

此作極態盡妍，變齊梁而爲李長吉，蓋無懈可擊矣。當請
錄於師時，師反覆閱之。有頃，乃曰：「此極絢爛，人靜露微
微一語，用零露薄兮而知變化，甚好，惟嫌冷靜一點，不能盡

出男女一團高興之情。其次，上句烏啼江月墮是戶外景，露微
微亦是戶外，應以一句點出在戶內勾當。」於是以「博山火」易

「人靜靜」三字，吾等相視，不禁叫絕。一個「火」字，豈僅畫出
如火如荼情事，而諸男女之一團「火熱」，乃有不堪聞問者矣。
此足證師何嘗不能作艷語，而改易字句，「各自還他面目」，
又須具何等學力始可。世之改人從己者，半限於己之學力，僅
可知也。師嘗酒酣時，嘗掀髯曰：「散原亦嘗以能改人詩許我
。」

師論詩喜以談諧語出之。嘗記於白絲街樓上，一日，論
七絕，師曰：「七絕四句，譬如四個大兵，某也之作，如四個
營混混，久吃錢糧。試一號令，步伐整齊，營規爛熟。非不佳
妙，其如滿面燭容，酒色淘虛何。以之作隊仗則可，以之對敵
敵則不可。某也之作，如向街頭強拉得四個壯丁，一索控之，
各個非不精悍，惟皆佩頭強腦，不受約束。偶呼開步，此左
彼右，步伐不齊。」師語未竟，吾曹莫不伏案撫胸，大笑哄堂
。此雖戲語，然七絕之作法，盡於是矣。今日思師言，猶不能
不絕倒也。

嘗記某君謁師於寒澗，袖詩請益。師細讀後，徐曰：「本

通了。「某君愕然，疑視不一言，師知其有異意。續曰：「作詩不是寫帳簿，某日某事，記上一筆，不使漏遺。試看淵明詠荆軻詩，寫荆軻一路入秦，只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兩句，當省則須省。又如蔡邕飲馬長城窟行，首八句一氣呵成，忽然接上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二語，此二語便不通，亦便是極妙處。全篇去掉此二語，便是太通了。」某君仍未能領會，師稍稍亂以他語，蓋不欲強不解者以同於己也。

師又喜以「太老實」三字說詩，往日白芻從師習五律及昌谷詩，嘗以一詩請改。詩云：

荒臺徒四壁。蝙蝠一窟窠。石氣乾草葛。晴煙臥老莎。叩

闕僧不見。逐客邏頻呵。蛟虎秋郊滿。神君奈汝何。

（遊周處臺爲兵子所驅）

師曰：「叩闕僧不見」一語，近前人窠臼，太老實了。」於是乃爲改「尋僧鬼已故。」笑曰：「這樣纔是」。（白芻後以性近詞

改習詞，師亦常樂其於詞有所成，師之不強人同也，如是）

。師所謂「老實」或指浮泛，或指未深入，然俱在未能透一層上

着眼。有時則以「很」，則以「出力」，則以「細」，作「老實」之反

映。昔人常以「情欲信，辭欲巧」爲詩中之妙諦。惟此「巧」字

尙不足盡師言，觀上例可以知矣。

師每論詩之作風，以爲：「詩須合色，一詩有一詩之色，一人有一人之色，作一詩須照顧詩中字句境界，是否合色。一人之作，須照顧其各體如五七言或古今體，是否合色。」此論至精，以之衡古今作者，合作者蓋不多見。世嘗言東坡爲千古絕大作者，以其詩，文，詞，書，畫等，無不有一東坡在，此乃師所謂「合色」也。他如歐九，詩與詞風格迥殊，此不「合色」也。至於一人之詩，亦復如是。譬古體悲壯，近體柔靡，便不「合色」。古詩人之成家數者，蓋莫不「合色」，是明七子之古體從漢魏，近體從盛唐，欲以成家，莫莫難矣。

詩欲「合色」須知「配搭」。（此亦師之常言）「配搭」即調和之謂。舉凡字句，章法，意境，用韻等之變化，胥在其中。常人徒知「配搭」一詩之色彩，而不知字句，章法，用韻等，皆須「配搭」。茲不能細爲描述，但譬彼巧匠製器，規矩繩墨，蓋同於人，惟一配置，一量宜，自成其巧，拙者爲之，鑿枘或會，終嫌粗笨。此即「配搭」不巧，乃成生硬之弊也。

師論詩尤重章法，然非如詩法家數中所繙列。（楊載自以爲獨洩天地之秘），割裂成作，歸之條類，欲使人一以從之

此死法也。師論章法，就「配搭」中來，換言之，一詩之章法，須視一詩之境界「配搭」如何。此活法也。然又與呂本中下及沈德潛等所論之活法，涉於渺茫無歸者有異。世之作者，有能成句而不能成章者，作五言古體，往往兩句一頓。（即兩句一憲）上下不接，中無照應，違論章法。醫此類病，師所說或可爲針砭乎。惜人多不知，知之者又不能盡用也。

孔雀東南飛一詩，陸時雍極詆之。（見詩鏡總論）以爲大略繁絮，不能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格，病三。時雍以講章家眼光論樂府詩，其不知詩，毋足怪也。今世論孔雀東南飛者衆矣，惟多考其源流，辨其真偽。其能深體此詩之妙者，未之或聞。師解此詩，可謂獨創。別其互相問答之語，（如仲卿語，仲卿之母語，蘭芝語，府媒語等。）各以一字論其語之含義，（如某也語冷，某也語毒等。）無不畢肖各人口吻。經師一解，筆墨全出，歸之於惡婦破家。（如兩家之父全在堂，兩家之父始終未敢置一語是，）其言不獨解頤，蓋真能得古人之苦心。惜原作過長，不能錄公同好也。師之釋詩，發蘊抉隱，妙語精義，俯拾皆是，其手寫講稿具在，異日將爲印行。既使師之苦心不沒，更使昔之詩人，千百年下得

一知己如師者。

師嘗言：「今人喜爲聯句，只是七拼八湊，宛如百衲衣。其次，只知對句，篇尙不能成，詩於何有。聯句以韓孟論，幾個看出其中妙處，大抵韓孟聯句時，若韓起句，則孟舍己之風格，而以韓之風格續之。孟起句韓亦如是。細味二家之作，知吾不欺人。」今世之能領悟此論者鮮矣。

上乃略述師與弟子輩談詩之語，記其所常言，如「問仗」，「漂亮」，「老實」，「太通」，「配搭」，「合色」等。師每解說，譬比萬端，莊諧雜作，使不知詩者聞之，亦皆欣然興起，今所述。何能盡師說之萬一。異日課暇，當總攬前後，另勅一作，庶使師意不泯，後學得有津逮也。

師原治生物學，後乃沉浸莊老，（莊子之學，以同學田君西泉所得爲多。田君今在北方，惜未能得其述師緒論。）並參佛法。合此精神力量，餘事而及於詩，其宏大而闊，深闕而肆，蓋有以也。至於師論各家各體之語，皆任其手寫講稿中，茲不具述。

師之已作，自成一體，石齋論之詳矣。師之友輩中常有效其體爲詩者，如劉禺生先生即有是作，錄之以見一斑。

溪樓大雨將至效胡翔冬體

□□□□□□□□（按第一句馮先生忘去。）輕雷墮水過
樓圓。風披黃葉疾於雨。雲擁青峯飛上天。鸞鳥投簷垂羽
坐。齋僧尋穴背包眠。黑龍一柱驚潭立。吹露失山山失泉
。

即在散原精舍集中，如「胡翔冬先生避暑牛首山遠示所得詩題
贈。」及「翔冬示上元夜對月之作次韻奉酬」兩題以下各五言律
詩，均與翔師五律風格相類，此亦正與昔賢蘇黃之故事同耳。

或云：古之詩人，何嘗論此瑣瑣。不知詩人如杜少陵，亦

翔冬先生遺事

吳徵鏞

先師胡翔冬先生。諱俊。翔冬其字也。以涇清光緒甲申歲
。生於安徽和州。先世服農居皖。洪楊亂後。徙金陵。改業商
。建家焉。師六歲受書。以穎悟稱。胡小石師為其總角交。年二
十入泮。旋與小石師入兩江師範學堂肄業。受知於監督臨川李
梅庵先生瑞清。戊申。負笈日本。專治農博於早稻田大學。庚
戌。學成歸國。梅庵先生。延為教習。自庚子拳亂後。海內之
士。苟非昏耆。咸思發憤有為。科舉既廢。人才大萃於學校。

有「佳句法如何」。「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老去漸與詩律
細」等甘苦語。詩篇最多者如陸放翁。亦云：「世間才傑固不乏
，秋毫未合天地隔」之語。在昔作者，揚雄有夢腸之談。曹植
有反胃之議。下迄於唐。此例尤多。然此不足語於「輕心揮之
，矜氣作之」之流。蓋彼輩真不知此中甘苦耳。

師在日不喜標榜，不喜酬酢，在京如是，在成都尤如是。
往還談詩者弟子輩外，三數老友而已。對人不言詩，對外人尤
不言詩。常言道。家最忌一「名」字，今茲之作，師如在或不許
也。

一時兩江賢舍中。頗多稽學通人。非今日大學比也。先生年二
十六。講授其間。時出瑣論。震懼四座。梅庵先生異之。以師
行三。遂呼之曰三怪。諸同門隨聲附和。師因亦以好怪自居。
而怪名自此起矣。

師自幼嗜酒任俠。酒酣耳熱。每解衣磅礴。縱論天下事。
平居不喜與冠蓋中人遊。而寒士方外。與夫賣漿屠狗者流。則
接之若有宿契。見其困乏。輒解衣推食。唯恐不及。以故閭閻

中無不知有三太爺者。辛亥革命軍起。師一呼而得千人。組革命自衛軍。以響應徐紹楨。雨花臺清軍。聞而駭走。金陵遂光復。紹楨入城。以荏苒未靖。加委師以地方保衛團總辦名義。負責維持南城一帶治安。並得便宜行事。時有某叟。本米家郭解之流。方以嫌疑罪陷獄中。師知其爲宵小所畏服。進言紹楨。力保他。釋出之。叟乃陳爐香酒禮。叩拜於師之門曰。三太爺生我。願供驅使。死無悔也。師諭之曰。告爾徒衆。缺衣者我與爾衣。斷食者我與爾食。銀錢什物。若有所需。一切取之於我。但不得淫掠。犯者殺無赦。叟曰。唯。謹遵命。彼輩斷不敢也。保衛團所駐地。盜賊斂迹。各商肆既成樂其業。每月踴躍捐餉。卽市井無賴。亦復視師猶父母也。師每夜必短裝縛袴。左右佩鎗。從者數十人。張燈巡視各街巷。鷄鳴始歸。如是者數月。清帝遜位。地方秩序恢復。師乃盡散其衆。有業者復歸本業。無業者加以給介。各得其所。衆皆感悅。有泣下者。當時政府爲祿蠶所挾持。故賞賚不及。然功業自昭昭在人耳目。不可磨滅。癸丑贛寧之役起。師方客在滬上。未及返。軍。辦兵入城。羣盜乘隙搶劫。地方糜爛。不可復問。金陵父老。乃念思師不止。

師見軍閥當道。國事日非。淡於仕進。任教蘇皖各中學師範。先後十餘年。而移其畢生精力。專注於詩。散原老人（饒寧陳伯嚴先生三立）時居金陵。於梅庵先生詩。見師所作各體詩大加激賞。遂與訂交。疊相倡和。題師稿本曰。沈思孤往。窈冥幽遠。殆欲追騁髮而攀無本。其推許有如是者。問爲師斟酌字句。而實未嘗以弟子視師。每日吾效翔冬體。今散原遺集中五律。民國初年在金陵所作者。多與前後氣格不類。明眼人自能辨之。其贈師詩曰。人海掉頭去。尋僧牛首山。酒腸煎石榴。詩胆出天頑。瞰夢衆壑瘦。懸吟清磬間。一琴聽猿鶴。不忍負之還。亦以師曾仿唐人作五仄四平對句體也。老人詩名遍天下。嘗謂師曰。七律詩最難脫前人窠臼。余七律不工。而每爲世人所樂道。真索解不得。子不作七律詩。是也。又曰。商務印書館欲印余詩。余以全稿付海臧。求其刪定。海臧竟不去一首。悉交排版。多留酬應之作。至今恨之。子暇日。其爲余重選一過。又嘆曰。余年四十。未嘗一讀宋人集。而天下歸判余學宋詩寧非冤獄。師笑曰。然則人謂余學宋。獨非冤乎。老人亦爲之莞爾。

梅庵先生。晚年以黃冠隱滬上。自署清道人。特露字爲清

師歲數自事至滬，存問之。執弟子禮不衰。道人交遊素廣。其日常往來者。若譚祖庵張子午梁節庵諸公。亦皆視師爲怪侶。當時文酒之會。甲於滬濱。道人歿。師與諸同門葬之金陵牛首山。廬墓者數年。師嘗嘆晚清以來。抵隙倒戈者日多。小則賣友。大則賣國。其害不可勝言。故於諸公之能各盡一節。時稱之。今遺集中哭梁李詩。皆仍用清諱。蓋本此意。亦猶明人之稱余忠宣也。倘以遺老口吻視之。則誤矣。

道人書法。爲近代第一人。胡小石師傳其法乳。師自謂不能書。而於書道源流。辨析極精。曾農髯先生熙。初自衡陽至寧。貧且困。世知其能書者蓋寡。師一見若平生歡。延主其家。農髯病。躬爲理湯藥。數月不輟。師友輩多以是重其風義。農髯繼至滬。道人以其齒尊。推崇之不遺餘力。道人歿。名益甚。乃有人以爲師亦農髯弟子者矣。師嘗與小石論宋仲溫用筆法。小石師以告農髯。次日農髯書大進。卽以宋法書瘞鶴銘一卷贈師。道人見而喜。亦臨穢銘一通。實其後。其用筆則倪高士法也。此卷鐫曾親見之。用墨甚淡。而精采奪目。蓋非泛論曾李書者所能夢見。惜今日已與煌煌首都。共落敵手矣。

牛首山在金陵南郊。雙峯浮屠。萬松疊浪。有唐宋塔各一

。及觀音洞白乳泉諸勝。以地較僻。遊者不多。師嘗被往。居僧寺中。閉戶不與人語。一事吟詠。松間月上。則攜瓶酒登高峯。踞坐懸崖。酣飲達旦。某夜以醉甚墮崖下。次晨。寺僧不見其歸。大驚。命人四出訪求。乃得之於古松頂。傷脅骨幾死矣。幸長老本習拳勇。有妙藥。飲之而蘇。傷愈登崖醉嘯如故。山有野茶十餘株。唯長老知其處。歲可得葉一二斤。悉以贈師。粗如松毛。而色香濃郁。煎五六度不減。師幸得一嘗。以爲世間絕品也。師歲必入山數月。既葬道人益視爲精神寄託之所。賦詩占遺集中十之七八。嘗刊牛首集於金陵。癸酉甲戌以後。山歸官。先改造林場。盡逐寺僧。伐老林。栽新樹。丙子復改爲要塞。建礮壘。雖掃墓者亦不得往。師以國策如此。未嘗致恨。後聞首都淪陷。始深惜其不能爲數日之守。

丁卯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定都金陵。譚公祖庵任行政院長。以故人誼。延入其幕。謝不就。旋受金大學聘。任中國文學系教授。未至諸生聞小石師語。仰望其豐采。繼見師狀如村翁甚易之。及至升堂講授。精義百出。咸大悅服。鐫同級某君。素性近遇激談及舊文學。輒詆誹不已。偶至師講室中旁聽。乃爲之神往。頓改口吻。亦有某君。高肥喜睡。無論聽何課。

不移時即入夢鄉。獨於師課室中。一學期未睡一次。同學中之學詩者。苟有近作呈正。師必細加評閱。課室中言之不足。則命至其家。煮茗置酒。對談終夕。偶改諸生詩一二字不就。往往終夜不寢以求之。必至妥帖而後已。所居在南門外籌灣。距金陵校址甚遠。隆冬祁寒。雨雪載塗。未嘗遲到。以故諸生莫不愛而敬之。金陵本教會所立。乃以國學勝譽東南。師與有力焉。

己已歲嶺春黃師季剛。亦以小石師之介。至金陵授課。與師始晤談甚歡。終以論詩不合相逕。二師皆擅詞鋒。其諧謔語。乃頗爲人所樂道。學生中之無識者。又好以胡門黃門自炫。馴至參商之說。爲士林所盡知。實則鑄所親聞者。翔冬師曰：「音韻訓詁之學。自推季剛。余但知詩中常用某字某韻耳。」季剛師亦曰：「翔冬詩最善。化腐朽爲神奇。如胡倪鴻寶不可廢。不可廢。」二師固未嘗不互相重也。

師既專力於詩。詩以外之學。乃得以詩法一一貫通之。好聚莊耽禪悅。皆多獨特之解。嘗盛讚明方密之藥地炮莊。密之工詩通禪。浪跡江湖。又曾作物理小誌。其能事蓋與師無異也。師晚年復好耶教聖經。嘗曰。所羅門雅歌保羅默示錄。涉想之

奇。用字之美。中土所無。以後作詩者。大可於此處致力。因專用聖經語作詩數首。然自以不通西文。淺嘗教義。慮有闕失。故不以之入集。其理解之廣。抉擇之嚴。可以并見於此。

師用詩法貫通之事。當得二端。曰鑒別。曰烹調。嘗曰。辨宋人工筆畫。當注意其粗處。辨八大石濤畫。當注意其細處。其鑒別後者尤精。嘗以賤值得八大山人畫。自怡寧薄劣獨步迥幽偏十字條幅。遂以名其齋。朋輩中之烹鑒賞者。苟有所獲。率請師決疑。京滬一帶書畫買。亦皆知有三大爺也。金陵南門外馬回河酒肆。光緒末年始有之。初僅小屋兩間。座上客亦不過販夫走卒。然廚師名老漆者頗慧。師以己意指點之。漸能製奇品之菜。師時邀朋輩及諸生往飲。列坐高談。非至口耳俱餒。不言歸也。金陵成首都後。南門外新修馳道。此肆亦經改建。雖地位略敞。而漆已病死。繼起者貌似神非。師稱不善也。一日鶴亭先生遊南郊歸。入肆小酌見小石師所書市招。久爲烟火所熏。大驚。以爲是乃明人書也。疑肆亦明時所立。以詢備保。備保漫應之。益以爲信。歸乃爲檢揚於府院間。於是達官貴人。咸以飲明代酒肆爲時尚。肆門往往列黑牌汽車十數。主人獲巨利。腹便便如大酒壺。然而師絕不往飲矣。

散原老人養病廬山者數年。師常馳書候居。繼赴北平就醫

。道出金陵。館其婿俞大維先生家。師未常往謁。朋輩僉以爲異。師曰。老人久病。宜靜攝。今往探視者。多於江。戶阻。又復置酒高會。強邀主盟。拈韻賦詩。是直以翁爲奇貨。非敬愛之道也。老人既至北平。師始約王伯沆先生同往視之。次年蘆溝橋變起。老人聞倭寇入城。憤悲不食。數日而卒。伯沆先生。亦以風疾陷首都圍城中。音問不達。師感而作雨不絕有悲往事一首云。詩傳槐葉落。文德德星孤。陳實死何怨。王維病起無。同雲天醜老。頹我月糊塗。莫道成都好。朝昏聽。風鳥。悲憤蒼涼。得未曾有。至比喻確切不移。反其餘事。師年平。鬚髮無一莖白者。雙眸炯炯射人。於理當壽。然飲酒傷多。潛伏胃疾。時發時愈。亦不以爲意也。丁丑秋。倭大舉入寇。以飛機肆虐首都。投彈中密響。師幾不免。驚駭之餘。胃痛猝劇。嘔血盈斗。乃移居鎮江鄉間。調治兩月始瘳。而倭寇已至蘇常。首都危如累卵。倉皇移家西上。盡棄其所藏書畫文物。抵漢皋。遇金大遷校諸師生同行。征途三月。舟車擁擠。艱苦備嘗。最後至成都得少休。屏體疚心。病侵入益深矣。方在道中時。與諸生共甘苦。至成都。則命其哲嗣留重慶。而自與鑄望之未及移家室者。賃屋白絲街而居。躬理米鹽瑣碎。

不厭絮煩。視鑄望子姪也。興到時亦復沽酒市脯。劇談詩話。然每把盞嗟喟。豪情大減。蓋家國廢興。交舊存沒之感。鑄望於中。不能自已矣。每謂鑄望曰。蜀中山水。一寫於杜者。再寫於放翁。欲另立藩籬。大非易事。余精力已衰。難再作筆戰矣。故師入川以後之詩。不後流連光前。所餘者唯感時傷逝之音。往往沉鬱低回。令人不忍卒讀。以今視之。竟成詩。師有子三人。次男家良三男家建皆已就業於國中。長公子家義。勤敏好學。留法習應用化學。凡十一年。師最愛之。蓋無歲不望其歸也。戊寅夏得博士學位。方欲返國自效。不幸罹腸疾。歿於里昂。惡耗傳至。家人恚師心碎。秘不使知。願師思慮極密。久斷義親筆書。不能無疑。家人門人。多方慰藉。迄不能解。胃疾又隨心疾而日深。己卯六月。成都遭大轟炸。白絲街位城中心。不可復居。師避地郵縣高店。鑄等散居各處。萍聚經年。回首如夢。自是寇機來虐日頻。而師疾愈難靜養矣。其猶子經歐業醫。今年春。延之赴重慶。親爲診治。屢九閱月。終無起色。十月力疾返成都。十一月九日竟歸道山。且鑄時猶不知義死訊也。蕭然一棺。權厝義地。烏乎傷矣。享年五十七。道自怡齋詩一卷。未刊稿若干。庚辰十二月門人吳徵鑄記。

憶 翔 師

朱 濬 錦 江

翔師謝世，余既詩以哭之，宵來苦雨，一燈熒然，視案頭自怡齋詩；往事歷歷在目，爰泚筆以志所憶：

師嗜茶，飲法至精。憶初拜見師於寧海，師曰：「居，吾將謂爾以色香味皆上上之茶。」余唯唯，師乃以茶置盞碗中，伴以截去兩端之青果一枚，取爐上沸水，先注入它器，俟熟稍減，始灌入碗，移時曰：「可矣。」兩注出，令余盞一甌，曰：「如何？」余曰：「芳留齒頰矣。」當注出時，涓滴不使騰，既而再以正沸之水灌之，再注出，則味濃而略苦，再注沸水，則色橙黃而淡矣，師釋之曰：「如此飲茶，方能盡茶之性；品茶之味也。」

師亦豪於酒，嘗醉墮牛首山崖下，見自怡齋詩，早歲，喜同小石仲子諸師輩，往城外馬回家，指示烹調，既而回回聲舉鶴起，爲要人所出沒，師乃絕之，嗣病胃，飲紹酒，時約生徒往廟上大集成，喜畔觀座，雖近路側，不顧也，酒酣，指生徒學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師胸襟伉爽，有古豪俠風，酒備老宋，善爲師調酒，它日，宋病虛羸，師令就寄梅簪，免

其值，每往顧，給尤豐。師在客所爲詩，猶有「休忘老宋名」之句。

七七軍興，金大同人，倉皇西行與師相晤於漢皋，恍如夢寐，輾轉蒞蓉，與磊霞、石齋、柳橋、白同等同就屋居白藤街，朝夕親炙，師亦誘擬有加，朋輩有作，輒持就正，師則直陳得失，毫無假借，嘗曰：「君等十可取者，余只許以七。七以五，五以三耳。」師創潤有得，即從樓下呼曰：「得之矣，吾等聞之，踉蹌降，師爲一一指示。

去年春，余得家書云稚女病甚，嗣以多日無續報，爲之憂憤不安，石齋白甸時加慰藉，師尤關切，爲余寬解曰：「吾長男病在歐陸，不能作書者六閱月矣，然吾知其尙在人間也。」余聞之凄絕，然不敢稍露辭色，逾日家報至，師亟持之登樓授余曰：「以情推之，爾女當無恙也。」啓視，果然，余喜，師亦歡然，其同情於人如此。

初蓉城每傳夷警，居民傾城而出，吾輩則處之泰然，迨六月十一日後，則不得不避凶錄矣，但師不勝勞瘁，輒留弗行，

吾輩又詎忍恣之而去。師曰：「吾以衰老之軀，胡可爲君等累？」乃毅然遷往高店子，吾等亦移衡如師寓，臨行，余與石齋方收拾行囊，師匆匆登樓形色頹然曰：「不意年來歡聚之白絲街，竟從此打散，別矣今日，後會何期？」言已，不勝其依依慘感之情，吾等亦爲之墮淚，強作慰解，噫！此情此境，真同隔世矣！

師生平所爲詩不多，亦不輕示人。或勸之集刊，曰：「姑待之。」迨爾康安吳帥謝世，著述多出自手定，似有所動，再經多方懇懇，乃窮三日之力，自定稿及目次，刪削夥頤，石齋校抄時，僅寥寥一跬耳。嘗曰：「不必多，多無益。」余與石齋輒欲抄存其集外詩，靳不許，原稿有梅庵散原題字跋語，或勸并刊之，曰：「不必標榜，標榜無益。」無益無益，一時聞者絕倒，按今自怡齋詩題字，爲梅庵手筆，但印章略去，或不爲人知爾。

戊寅春朋輩自青城歸，出所作詩就正，師亦欣然成三絕句，會金大舉書畫展，余嘗以師「泚冰始泮已開蟬」一首寫成立幅，而索者踵至，然余愧未能將詩境達出也，又余自寫櫻桃詩畫，亦爲師所策畫，見者目爲創格，蓋師之藝事見解，多不落恆

去年暑假伊始，柳橋它就，故擬往高店子，與師別，蓋不知後會何日也。余亦返渝省親，雖暫離蓉，而當時心靈感召，似亦應有此行，於是約期同往西鄉，既至，師極歡慰，殺雞沽黍，剪燭夜譚，快逾往日，臨別，師囑備雞公車，既登程，目送良久，余既返，爲家事所尼，假滿遲遲不能回蓉，無已，乃向校中請假，竟與師睽隔矣，竊幸有高店之行也。

今年春，師來渝就寄梅醫，亟往存問，師形貌頹頹，而精神尚佳，殷殷問余况，告以除任教部纂務外，兼授復旦大學詩文等課，師曰：「善善吾輩不宜輕拋所業也。」嗣是夷機肆慮，渝市人疎，師亦它遷，惟不時得寄梅書告病况耳，悲夫，渝州一面，竟成永訣，復按日記則四月十九，昨得師噩音，亦爲十九，何巧合若是，嗟乎十九，將永爲記憶中之日矣！

耀琳語余，師來渝，伊致慰問時，輒爲寬解隱痛，作略語曰：「凡事師宜遠觀爲上。」師亦作略語答之曰：「有時豁達不得奈何？」它人不明揭之，師亦自存一模糊之謎，一若保留無限希望於將來者——其實人生莫不在此模糊希望中。以此，余憶在白絲街寓廬時矣。庭中有橘柑二株，秋後佈實凡三，師嘗人擷取，冬初猶垂垂枝頭，無何，橘自脫，師乃以繩繫上回枝

又慮其朽也，髹之以漆，色作慘黝，而師視之怡，課餘歸來，徘徊玩味，若不勝情者，善頌善禱，似祝其長生無盡者，余嘗師立樹下，聯想所及，心爲之惻惻靡旣。

右略志師燕居瑣瑣，至畢生精力所萃，則竊饋杜韓，出入

憶胡師翔冬

憶民國十六七年間，廷洧從吾師受詩學，讀古代詩選後，即醉心於李懷民氏重訂中晚唐人詩主客圖一書中所言之詩派。蓋先生於此書藏有鈔本，平日致力甚勤，每有所作，境界往往在閬仙才江之間，即主客圖中所謂清奇僻苦一派者也。同學編輯刊物，就師處索詩稿，得發表數詩於其上，廷洧絕愛讀之，嘗欲手錄主客圖及吾師詩稿以備誦習，終以三餘少暇，未能遂願，幸未初夏，偶於南京冷攤上見有邱縣劉大觀氏所刻主客圖詩全部，其中無缺頁蟲蝕，以十金購得之，亟攜謁師於南門外繁漪，師爲我掀髯大笑，因教以讀此書當於李氏評語及圈點中細加揣摩，又適有人贈以永嘉四靈詩一部，乃吾皖南陵徐氏刻本，所載多五言律詩，較之坊間諸本多數十首，師亦見之，命以此與主客圖詩合讀，談竟日辭去，是年寒假歸皖，友人某攜

玉川長江晞髮諸家，而自有面貌：（散原老人亦謂師詩自成面貌。）凡此另有論述，本文不及，走筆至此，案頭殘書將盡，而風雨從天，淋漓未已，似助余苦憶者，悲夫，悲夫。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泉復大

丁廷洧

廷洧之書往滬，不料翌年一二八難作，主客圖詩竟歸一炬，嗣後又與師談及之，師又爲我惋惜彌日。迄乙亥秋季，師在校中講授五言律詩，以主客圖爲教本，遂將全部付之油印，此時廷洧任中學教員於皖之正陽關，同學因寄贈一部，後此常攜以自隨。逮倭寇侵皖攜家倉皇奔避入川時，所攜之書，猶僅此也，去年秋文學院爲師刻自怡齋詩，又分得一部，客窗坐擁，沾沾自喜，十餘年之願，一旦得償，而師又同在成都，補讀前書，更可諱益，故於汪家旭吾師寓所中會言及此，諱料僅逾一年，而吾師已逝，遺編摩撫，痛何可言。

更憶民國二十三年，廷洧任教職於皖滁州第八中學，是校在滁西門內，即前第十一師範舊址，由校門數百步出城則爲西澗，亦即韋蘇州所詠春潮帶雨野渡橫舟處也。民國初年，吾

師曾任教務主任於十一師範，校長爲汪松山先生，廷洧在滌時，任先生仍留八中教國文，同事中尙有徐陸兩君。當年亦與師共事，而小學教育界多十一師範畢業生，往往談及師之教學方法，循循善誘，所教爲國文及植物兩學程，講授植物學時，率學生於校外採輯標本，就題發揮，於所產草木，均歷歷呈之，任先生更嘗爲我述師之軼事，謂當日師主持教務，豪於飲而好作詩，常攜酒及熟花生獨坐西澗石壩上，冥思搜句，日或數數往焉，春秋佳日，雜花生樹，醉翁壘築兩亭及幽谷之間，常有師之足跡，見之者均怪其行吟之狀，當時皖省繼於教育經費，往往不能按月發薪，而供役教員室之工人，姓黃名金，師呼令黃酒，常笑謂「憑黃金賒酒，亦足快意，雖清苦何懼乎」。然最得學生信仰，教務方面，極爲整飭云。事隔二十年，黃金仍在教員室作夫役，予每笑問之，黃金必盛稱胡先生寬厚待人，而念念不忘也，廷洧至京謁先生，先生詢滌州情況，語亦及當年黃金賒酒事，而以同事久留黃金尙在爲美談，訂約重遊滌山，一尋舊蹟，匆匆兩年後，廷洧改館壽春，所約遂未踐，迄今未及十年，而滌山狐兔縱橫，狼烟正熾，汪翁早歸道山，先生又

一隱不視，宋先生當日在滌詩稿，已刪汰殆盡，無一存者，而想像中西澗至壘壘亭古道，上蒼俯之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狀態，其永不能忘矣。

編後

胡翔冬先生於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任教凡十四年。今夏扶病自滌來蓉，猶殷殷以學校爲念。孰知沈疴不起，竟歸道山。先生四方知友及本校上下聞之者，莫不同聲哀悼。本刊爰就先生平生及其研學之精神，勒成專刊，以爲後學矜式。

茲刊承各方惠稿，述人述學，都各有其精采。緣先生爲人及治學，無不有其特到處，作者遂能情文并茂。大抵各作無虛美，無溢辭，凡知先生者類能爲證極。

近日郵遞滯緩，各方尙有未到稿甚夥。以後若有稿來，當隨時於此刊披露。故先以收到各作付印，并於此尙未到稿之作，致其迫不及待之歉忱焉。

自怡齋詩

移居高店已卯

胡翔冬先生遺著

窮老作流人。何鄉非樂土。譬如喪家狗。雖惡易為撫。高店百餘家。茅茨歲月古。耕鑿無帝力。倭來徒自苦。而我飽喫飯。不農亦不圃。朝同臧穀游。暮共雞豚處。果然此間樂。埋骨吾已許。中原正格鬥。合眼血漂杵。請和即乞降。亡國俱為虜。寡妻且莫悲。孤兒神聽汝。勿傷雄鬼心。昨夜啼風雨。况乃倭命危。政乖衆以怒。一斷知鉛刀。於未見強弩。張弓天之道。高抑下者舉。又曰師哀勝。吾聞老氏語。詩成百靈下。老竹盡呼舞。

端午日排悶二十韻

東隣燒艾火。西隣辦蒲觴。謂言端午日。蒲艾被不祥。饋我忍筐糲。丹椒有異香。深情如何拒。盡室喜若狂。去年白符符。俊傑共一堂。雖然無南烹。不筒夙未嘗。鮮鰾嫩葱。烏雞葦紫薑。其時橘柚花。着樹若繁霜。開襟對斟酌。故鄉忽而忘。自從頭風發。止酒心哀傷。心傷胃又病。哽噎固其常。平生如醢鷄。唯有酸充腸。又如集蓼蟲。苦辛一飽忘。上壽敢望彭。為天吾非殤。行行向耳順。淹留何所望。老妻相帶笑。抱孫踰焚黃。寧灣萬萬古。明年三島亡。義也海外歸。謂大男時義與其婦皆滯留法

和衡三初飲鄂筒二十韻并懷伯沆

鄂人誇鄂筒。罍酒斯最良。橄欖無此味。醪醴比其香。五行土正色。得之嫩而黃。盛以籊龍兒。鷓夷何足當。老夫久持戒。枯寂類僧坊。殊珍非汝分。無事邀茶鐘。余病胃羨君定省餘。自媚揮一觴。莫論座無客。顧影醉不妨。更莫論百斛。壓舟歸故鄉。如瀨有時涸。來日方苦長。安得天雨粟。山公為麴王。玉壘變飯甑。錦江大糟床。竹筒值一錢。家家滿眼藏。滿眼鬼呵護。何必瓊瑤漿。羣僂果自斃。同惡相隨亡。持此勞六師。遺黎亦得將。維時江南春。兒女新衣裳。花能嫣然笑。羣鸞口調簧。一翁九死歸。天還似海腸。一翁杯已燥。酣睡蛟虎旁。

謂伯沆所居鄰近周孝侯讀書臺

輓詞錄

聯錄

傾蓋憶秦淮，到而今國瘁人亡，回首烟雨樓頭，把酒論文，渾如夢境。
叩門趨館舍，料此後庭空客散，惟有海棠樹下，落花啼鳥，自訴閒愁。

翔冬學長兄千古！

弟 陳中凡拜挽

佳句憶江南，詞林玉樹凋巫峽。
騷音哀澤畔，雲旆靈旗隱錦城。

翔冬鄉先生千古！

張日寒敬挽

三載矢相依，別夢匆匆，詩卷哀傳錦江水。
兩京猶未復，胡塵莽莽，酒徒恨滿夜郎天。

翔冬先生千古！

周鄂君敬挽

詩詞錄

讀自怡齋詩寄翔老並示辟薑

程 康 程庵

書淚滴成詩。耽酒甘甚蔗。酒淚詩一鑑。萬象非一罅。肺腑真能語。佳處寒鐵借。即此一卷中。不在萬人下。當年牛首山。未死鬼神詫。世無巢與由。斯人豈是亞。胡爲辟薑謔。但恐翔冬罵。『美
女殺親夫』。忍俊君詩價。

右家君客臘作詩一首。春間會命寫呈 先師。時 師已緣宿疾。就醫渝鄉。住址不詳。頃聞返蓉未久。遽返道山。竟莫之致。傷已。茲謹鈔寄『斯文』。刊之 先師紀念專冊中。亦家君之意也。未韻云云。蓋汪方湖先生往在南京。以

先師之詩。奇麗堅蒼。二難并具。因舉俗語爲戲。所謂「又漂亮又很」也。附識於此。以見前輩之風趣云。庚辰初冬。曹昌敬跋。時客嘉州。

讀昌兒哭琢冬師詩亦挽一律

翁健吾慳面。師亡汝哭哀。生何如死別。影不待形陪。把酒酬孤憤。論詩逞霸才。相知題句在。鬼唱儻魂來。（余有題自怡齋集詩君未及見而歿）

胡翔冬先生挽詩

學弟劉成禹哀奉

至性爲高詠。江南怪得名。笑談無俗物。風義味平生。門教寒特骨。司農折喪明。青楓將落月。故國罷哀聲。斯人天有命。白眼死爲師。自悅千筒酒。長交一字詩。巴猿聽獨淚。江鱗笑多姿。地下松門叟。逢君得所知。一死一生友。高人見二胡。蜀城秋已矣。滇海淚于須。舊歲論詩面。餘年病食軀。江東牽犬客。不
再過黃壚。

挽胡翔冬

陳匪石

寒雨連江鎖。西風墜葉驚。昔游仍入夢。死別竟吞聲。皓首窮詩派。狂心鬥酒兵。虛堂茶篆歇。淒絕錦官城。山城曾解構。病骨念支離。疑信西河勸。响濡北郭隨。行春詩漫與。率野意何之。篋底叢殘稿。中郎好護持。

皮骨三年盡。江山六代非。長干經劫火。天闕送斜暉。家祭知何日。羈魂慘不歸。鄉關無限淚，今夕爲君揮。

翔冬學長兄挽詩

弟 周仲容拜稿

文藻當時重。西江派律尊。藏書餘架在。耽酒至情存。涕淚辭家祭。風塵避寇奔。昔聞詢不倦。今日已無言。
牛首師千古。陰陽相度頻。築廬方子貢。祭墓效甯人。茶渴應無敵。詩新似有神。巴黎音問絕。西望每沾巾。
國多艱難日。浮湛老著書。千酸懷建業。百感寄成都。杜老心如見。蘭成眼已枯。眉山與鍾阜。歌哭兩模糊。
老友日淪喪。凋年涕泗多。蜀民應罷社。楚些不成歌。祇道生如寄。還憐髻亦皤。依依臨別語。魂斷我如何。

哭 胡 翔 冬

陳延傑

吾友胡小石。弱冠同筆硯。酣嬉狎得君。江城初識面。小石富華才。君以豪傑見。豈醉慣罵坐。實維邦之彥。而我號學究。敦敦研經傳。三人自成龍。久要情歡忭。海上事夫子。謂臨川李 文潔公 斷斷霜夜宴。學詩散原翁。瓣香各有擅。唯君宗盧賈。嘲詠廢寢膳。鬼神將避之。險怪萬丈炫。山林皋壤間。亦嘗同游衍。棲霞愛楓晚。牛首聽鶯囀。醉月泛青溪。清光魚龍眩。北窗自煎茶。澆胸七碗徧。語曰數斯疏。十年髮俱變。金陵淪異域。避寇急于箭。炊玉窘巴渝。賣文非自銜。聞君入西蜀。臥疴教不倦。學子器晚成。風雅咸待薦。赴告遽云殂。老淚下如霰。終古自怡齋。天地留詩卷。霜月

冷一棺。猿啼夢坐奠。何時載歸船。銘旌江上饌。風誼哭寢門。誅之馳煙信。

胡翔冬先生輓詞

盧前

中呂醉高歌二首

戟髯孟底堯灣。往迹都如夢幻。箕踞一飽橋頭飯。是夢依然在眼。
錦官城裏年時。小別頓成隔世。文章自了千秋事。熱淚從橫上紙。

輓鄉先輩胡先生翔冬

李清棟敬挽

此老天應愁。棲棲一代名。世窮詩是業。先生有今以詩爲業天應窮到予之句交苦酒爲兵。太怪語堪味。小鮮親割烹。
吞茶不可問。眉活見先生。先生飲茶詩有照眼眉都活之句

哀翔冬先生

鄭承銓 衡叔

聞道斯人化。臨風一泫然。抱將詩數卷。忍取病三年。故國玄黃血。歸魂冰雪天。郭篋孤舊約。留奠墓前門。先生去夏有和予初飲郭篋詩一章

悼翔冬先生

唐圭璋

平生窺賈島。斗酒自成篇。鬚斷三年月。魂歸萬里船。哀時心已碎。思子淚空懸。回首江南日。臨風倍惘然。

哀胡翔冬先生

劉國鈞

撚斷吟髭琢句工。畢生豪氣盡雕蟲。却憐此意無人會。一片松鱗拾舊宮。自怡齋集有故宮拾松皮詩

夢裏江南竟不歸。百年身世與心違。酸寒信是詩人分。爭奈朝朝賦式微。

記共長干濁酒卮。魚肥蔣白細論詩。那堪霧失鍾巒後。更向蓉城哭大師。

聞翔冬師逝世成都詩以哭之

朱溶錦江

夫子九日死，十九乃哭之，州門有餘痛，一挂夢讀讖詩，庚午十月十日師夢隨昌黎吟詩得人間儘有花熱情如海不及秋窗夢裏看句不知所謂蓋詩讖也

淪髓理，堂堂吐微辭，苦吟臥秋床，不放世人知，師生平有作不輕示人自怡齋詩數經德惠始允刊出

止酒且學陶，難獨家國思！

師年來止酒在春有作多家國之痛勸人止酒詩有劍閣高店連宵話，渝州一面期，宛然昨日事；一憶一成悲，可憐終然險朝筒莫浪傾歸歎各留命昨夜夢收京之句

心疾病，海客不能醫！

兩窗檢書偶得翔冬師書示絕句泫然占二十八字

翠墨依稀紙上香，錦城往事已茫茫。殘燈無焰巴山雨；浙瀝敲窗合斷腸。

哭胡夫子

受業章黃蓀

掬將熱淚酸遙尊。此日心喪漬舊痕。霜崖師前年春病逝雲南姚州

良夜不啼猿有意。却憑旅夢拜師恩。

酸腸抵死始停杯。垂老投荒百念摧。赤脚苦吟無覓處。夜臺化鶴有餘哀。

哭翔冬師二首

高耀琳

投老荒山道。吾師此盡年。詩名亡國後。旅櫬艸堂前。已是天難問。那能茶再煎。及門十三載。回思一潸然。
遺詩纔百首。一讀一辛酸。孤憤塞天地。深恩到肺肝。魂歸江雨冷。泣盡楚雲寬。最苦病沉日。猶爲說杜韓。

哭翔冬夫子

王沛然

侍疾能幾日。一別便永訣。天意如可問。肝腸痛已徹。雲山阻萬重。乾風迴地裂。渝州禮師魂。嘉陵水嗚咽。
志苦臨川志。詩紹散叟詩。心喪猶未了。而遺門人悲。
青霜姿。天地終不壞。遺卷是古碑。

散原老人前歲下世師方哭之以詩今師亦返道山矣 孤松守藏寒。磷磷

哭翔冬師

程會昌 千帆

干戈飄泊際。還憶舊金陵。師固教無類。堂非德敢升。撚髭登講席。把酒對寒燈。後此吾安仰。呼天天豈膺。
冲夷中抗烈。散老識陶潛。乃以詩人著。徒爲末俗憐。蒼黃夷變夏。滙洞海成田。前事悲辛有。回頭望北燕。
辛苦收京夢。曾聞逐醉來。遠梅移未得。天意儘能回。庾信江南賦。瞿塘滄瀨堆。九州同不見。寧獨所親哀。

水龍吟

晚翔冬師

沈祖棻

楚些空賦招魂。沉沉醉魂呼難起。傳經晚歲。長吟永夜。前塵忍記。巫峽愁雲。秦淮舊月。酒醒何世。對河山滿眼。斜陽欲暝。傷時淚。如鉛水。

西北高樓獨倚。望長安。浮雲輕蔽。移梅有恨。叩關無路。未回天意。沈陸深憂。收京短夢。但留詩史。算傷心賸待。九州同日。倩兒孫祭。

哭翔冬夫子

余賢勳 磊霞

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剝塞如關天。賢者邁時否。危邦耆舊衰。淪喪及夫子。我獨拜靈牀。涕揮那可止。一席遺體陳。萬古邈尺咫。憶初白絲街。劫外羅多士。

初入川師借錦江柳橋密侯白甸石薦馨草齋樂公亦琦令暉暨余居白絲街

堂中。討春澆花淚。信美偷伸眉。祝捷幾傾耳。兵罅羣亦離。咄哉東逝水。此老載營魄。徒倚與息死。法服對茫茫。心摧情何已。品應獨行傳。堂堂俟諸史。私謚議貞介。弟子賤敢誅。

夫子天為徒。腸胃日索飲。一吟侍二豪。字字蠶繭滲。曰今病止酒。雖生將毋忝。殺氣纏川原。避地得高店。

師去夏病發徙居鄂縣高店子

或濫。師也淚潛吞。沃腸替舊醪。夢有兒趨庭。淚無心穿劍。

師之大公子病發法國家人秘不敢告初師哭淚不尙問其信後絕口不復談知師隱痛深矣

哭心。哭心難測深。埋骨許錦官。偶語成詩讖。

師移居高店詩有句云果然此間樂埋骨吾已許

君子常食貧。食名國乃寶。紛此夸毗場。競身立詭巧。吾師挺貞姿。不受霜雪瀉。牛頭酒一盃。灌禪曦莊老。餘事惟親詩。鬼瞰泣郊島。語獐天亦驚。

散原老人答師詩有句云詩膽出天顏

我於衆表。洗剖到杜陵。孰皮孰髓腦。沿波西江來。殘骸爭餓殍。成就簡齋肥。自餘未半飽。子生後古人。雲梯摩堅堡。拔職易幟間。突前震雷掃。聞言倏十年。津梁愁絕倒。今把哭師篇。誰復定

吾稿。淚滴一瓣香。靈其明寸抱。

金陵吟嘯窩。故事難追數。宴私馬回回。談窮閻古古。

師嘗論閻爾梅亦作怪詩者並欽遲其行事

抗俠託鷓鴣。掃庖添食譜。

金陵南門橋頭酒館為師昔隨梅庵散原諸老人醵的地師常教其庖人炙肉法小石師嗜嗜之以名不入食單迨吾曹往飲小石師每戲以「三大爺」名其炙法堂宿即知當時號為吃橋頭稍後乃改至馬回回館先生醉擊鬚。吾曹飽

捫肚。一鎗統萬態。詩國肯大楚。銜車倒載歸。曳夢夜鐘午。後雁前鴛鴦。軒軒積隊伍。顧謂此時樂。乾坤詎壞腐。師今抱古終。魂儻響舊土。霜月轉庭柯。霧蛩定堂廡。雙鴨呵青輝。有淚落如雨。

前日接詩款。積念懸學校。謂曰吾勞汝。此生身不報。開篋探選編。師手選唐須彌納詩數。尋唐古七

言。眾論鬪一課。工部翰林外。幾個觀其妙。東川音安和。嘉州字奇附。詩講稿高華王右丞。鑪極格調。達夫悲以壯。氣質勝形貌。餘者汝自求。吾衰口難到。坐久聲力微。掀髯臂指搖。今看一櫟新。秋風逝堂與。

翔冬先生挽詞

丁廷海

巴蜀來多病。真歸地下遊。精靈無可問。篇翰已長留。烽鼓中原望。荒寒大壑秋。一坏烟雨處。零淚後程仇。

金縷曲 哭翔冬師

吳徵鏞

俠氣嘯雲碧。記乘桴殷勤窺熟。海東風色。古劍囊中難一吼。老作呼牛醉客。暗裏望青山舊國。池柳都飛無情絮。臆松獨向荒宮拾。懷此恨。付吟單。腥塵三載香南北。苦唾頭移家終傍。澆花溪側。吞淚如膠。攢肝肺。撒手推宮。杳太急。九。每重招楚。腥塵三載香南北。苦唾頭移家終傍。澆花歸夢墜。斷腸直。恰似清泉噴石竇。采盈筐。膚。來。同。島。勝。香。乳。把。臂。日。曉。秋。江。寒。處。夜。展。卷。濕。幽。趣。恰。似。清。泉。噴。石。竇。采。盈。筐。膚。來。同。島。勝。香。乳。把。臂。日。曉。秋。江。寒。處。當年酒鑪紅照。掀髯笑語。萬里相從誰能料。殘酌唯沾墳土。散不盡神京烟霧。空迸成河經天淚。羨向東流難載孤棺去。家祭事。渺何許。

啓事 (一)

逕啓者徵募 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金之通告久經發出四方人士慷慨捐贈者甚爲踴躍其台銜當分期於本刊披露藉表盛舉 諸先生若有未繳者務懇早日繳進以便集齊即於二十年春季開始設立獎學金或有因道遠煩難便請將款交當地徵募人代爲匯下無任感

啓事 (二)

茲將慨助 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金諸先生台銜披錄於後

陳仲凡先生十元	范益之先生五元	陳爾昌先生五元
李方訓先生十元	裘家奎先生十元	陳繼承先生十元
高弼良先生十元	戴安邦先生五元	戴運航先生五元
程守洙先生十元	陳長偉先生五元	朱培祥先生十元
朱匯源先生五元	卜凱先生十元	許哲生先生六元
	G. L. Beck	

(待續)

徵募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金基金委員會謹啓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爲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爲限。須臚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爲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 (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壩)

電話：二二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正在呈請登記中▼